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一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曾滌生侍郎　己未正月二十七日

都將軍足疾欲引退深以爲念多與鮑與唐逼太湖而壘如不蠻打不浪戰防援賊據地勢則馬步一萬三千人儘可望勝此三君者智略均短雖督戒之恐不盡從也蔣之純駐宿松之荆橋以杜石牌之窺伺未可移易楚勇均要若幷力一路兵勢亦必不活都欲引退則事更難耳水師以三分之一兼步若於樅

陽須濡等處隨機離勦見利則動因險而壁賊懈賊弱則擊之賊守而不戰則撤入舟中實爲千穩萬當之至且賊船日少江岸先淸則陸賊自困彭與楊近日均憚陸師之勞應請尊意函商囑其選將分任也安壘之處有水師相護則萬萬不誤凡兵事只畏三面四面受敵耳有一面可恃則强兵可戰可守有三面可恃則弱兵亦可戰可守又陸兵三千人須月餉一萬五千金若以十分挑三則一萬水師可得精兵三千人三兩六錢者可加一兩四兩餘者可加至五兩餘所增亦不過數千無撓於此者如鈞意以爲可

採倘乞無遺葑菲是幸

復曾侍郎

一月之中音驛不到系念殊深得正月中旬十九號信知凱章克捷私心大慰所咨三件幷尊函即日送鄂省矣三日後斟酌再行詳復上駟院派員解馬近年京旗各員愈貧愈貪吾恐三千馬匹惟得其皮與其骨耳日昨兵部咨稱申嚴責成地方林翼妄不自揣以責成追賠復部未審部中何如用不得人法亦無補殊可慨也丈所籌者遠大一年之後方知丈之公忠利　國林翼敢不黽勉圖之或奏請或自購商

定卽行速辦都公引疾林翼覺其是真病而舉國均以爲多之驕縱不受約束鬱鬱而爲此也鄂事更少一艮將爲之奈何都公仁厚尚有豐鄗故家之遺風近年內大臣之從軍於外者無此質地也林翼前奏廸公之死事蒙以激昂二字見賞祭文則特荷嘉譽如老貢生五六十不中舉忽聞登榜爲之一快林翼本不能文初次學作便爾可造今年方四十八歲若肯發憤尚不爲遲預爲要約一節林翼與丈爭先後不爭彼此也温公忠骨近日可到當善爲護送敬慰德念另紙以水師三分之一兼習步隊實將來之要

者明年以後可以見效幸主持之黃州蘄水駐營均屬侯剳希庵體氣漸好志不願歸矣李筱泉大器也敬乞以湖北司道記名請　節謀鄂之患此爲第一殊深切懇廿八日發摺請林鏡帆六君子矣

致唐義渠蔣之純兩觀察

讀盡一部念三史古今兵事有戰法無攻法惟近九年之官軍異是賊不欲戰官軍蠻攻賊果欲戰官軍一定要跑此近年官軍之情狀也昔年攻武昌攻梅家洲攻九江均無討不施無醜不備亦可知其大概矣老兄讀書君子久在戎行凡攻堅之事亦無役不

從矣幸乞以此戒約一切如有强兄攻堅者卽錄此以憑稟報以憑　奏報

復李次青觀察

得初十日手書如獲異寶拳拳以龍公爲念古誼可師頃鄙興起龍公遺腹計在近旬擬以千金專交湘舫置田以養其後不得挪爲家用其家頗好客欠累甚鉅天下惟自已培植自已乃可靠外人及父兄均不能代謀也老三老四異日當可謀養老四現在營中近月湖北頗貧以三河桐城之卹銀太鉅迪公功特大以以萬五千賻其喪亦官民之誼也林翼攬利權

而歸之公公私之所費皆出於此迪公之事有謂宜派州縣公助者林翼恐開科派之漸尤恐此端一開影射無窮故仍以取諸公中爲正辦他事類此次第行之則事乃就理龍公之遲遲未賻蓋有待也且亦必須另爲謀畫黃金一擲諸少年或不甚惜必致其遺孤仍無所依倚閱世閱人多矣言之可嘆此林翼之微意也曾憶水師周湍元之喪賻金七八百兩代爲立繼并代爲斷案又託左湘農代爲置田經營兩年乃告無罪非僅以出錢爲功果也林翼學問文章原至淺薄迪公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憤而成應請

滁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奏列成一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過蒙足下與滁公獎借如老諸生五十年不得中舉忽聞榜發有名為之一快至要約二一節實難預定彼此林翼與滁公爭先後耳與日倘有奉託之二三人則季高與足下與霞仙耳上年以黃金五十兩託人往揚州購書贈希庵並時勸希庵讀古文亦要約之微意乎平江祠宇以龍擴黃公居之而祔以三千人亦是盛典應請撰稿會奏鞋鋪招牌抽邪換底實已做到整舊如新倘難自信此林翼與黃州之軍情也賊不欲戰嘗[illegible][illegible]攻賊

果欲戰官軍欲走此天下官軍之病也林翼必痛戒之滌公早到湖口爲是楚人不宜分幫只此一副本錢耳馬匹一奏將滌函飛遞官相廿八九可復到即日定稿施行林翼與官相之意只恐上駟院之人好利不好名先蝕銀錢到手則參革亦自怡然三千匹匹惟得其皮與其骨耳事經官手異樣荒唐見慣之後不似早年怒髮衝冠矣温公忠骨近日可到黃州先軫喪元肖形同殯此劉步瀛一人之力也林翼專無了期而精氣不如四年遠甚公倘未及見耳筱泉大器去年戰案乞滌公特筆畀以大任不可離湖廣

光須以湖北爲緊要天下無督撫保督撫之理嘗謂今日之司道卽異日之督撫明眼人須著光明著精神以此告之左公心是其言而力不足也乞堅志毅力隨事隨時告之滌公必求以此公見惠二年之內嘗以吏事託之滌公也奏調林鏡驅林聽孫閻丹初衛榮光張建基衛任湖北東湖縣有循聲黃子木枝六君子者惟林鏡驅佗識面餘皆不知蓋訪求而得也林翼欲與滌公爭賢才之多寡各奔前程爲要

致司道總局

廿六日得廿四來信幷繳回都部之函所論多中肯

要欽感無既然亦有應商酌者仍詳陳於後又滌帥今日來咨來函乞公閱逐條示復仍請撝原咨原信并弟所呈中堂之信敬乞公同趨謁中堂候示滌帥之不能渡江萬無疑義竊料其心欲依傍彭澤以規皖南江省主人未必肯放也江省拉人强人則頗有本領而平日待人則毫無眞性情也自謂權術冠時而不知志士早已冷眼窺破即如滌公在江省不願久留而劉印渠部下有三賢將防湘防鄂援皖之事均不欲辭惟不願到江西耳又如沈幼丹乃江省道府之傑士亦使之終日鬱鬱不得其志即其他可知

矣都公似是眞病其多禮堂跋扈一節似亦不十分
確切林翼未到宿松之先頗聞此語到日與都公談
三次幾於無話不說亦頗默察其微意其傾慕多禮
堂無心流露似非矯飾且三日之久談敘至深都公
若有他意不應如此之深沈莫測豈林翼之太淺耶
至今思之尙不謂然惟省中所求醫生聞因起課不
吉不肎卽行殊不知課之吉凶不如命之前定愚哉
人至以術卜生則其得生也不亦徼乎都公若須暫
假應以馬隊之大半隸多公而以五六百人隸舒公
其巴姓寶慶之在荆橋者應歸舒公其都公親隨之

西拉布二百人亦可 改歸舒舒公其黑龍江新到西丹一二百人即請速歸舒舒公（本是舒舒公遣回另撥之案）合計已五六百人舒公得之可大戰惟必乞中堂將此事決斷施行計無有妙於此者矣若遲滯不行則有尾大不掉之勢且於軍事有礙舒公即下駐荆橋亦無不可得

欽差之札即驕將亦萬無可以放肆之理舒公如欲上援亦隨時可以檄調此人純良必不誤也切切

一條帥欲求中堂奏馬三千匹中堂之意恐收廠舞弊太大委員沿途剝蝕惟得其皮骨耳林翼之愚不如以萬餘金分三起專辦出口買馬爲穩此信

已復去而滌尚未接到今則專盼鄂中代奏矣滌公一片實心辦事可靠我輩豈忍坐視且所爲者公家之利也何惜此財滌意必欲鄂奏者蓋鄂奏則鄂人不能不籌餉耳然添兵馬而裁步營亦可長短相準盈絀相敵弟并不怯也應如何撰奏或出口自購或即如滌意代奏請察哈爾撥馬之處乞速請中堂施行至於打仗則營兵難用牧馬則官廠難用理財則衙門人難用由來舊矣我輩當戒之一公示欲以都公督希庵進石牌多鮑進太湖希庵之意不畏賊馬并不欲依隨他人惟乞獨當一路專受中堂與林翼

之札耳亦乞勿以撫湘之營交他人差委蓋撫湘營摧殘之餘猶較他營爲强且此番更換整飭實有起色並非欺謾也酌之其蔣道之五千人亦歸林翼與希庭調遣乃可得力　一滌帥所謂抽帮換底整舊如新者乃京中舊鞋鋪靴鋪之謊詞也即如仁營將勇兵强歷有明效然朱希廣因誤信壞種之言辭去同知沈定鈞其營務即日即於弱撤之則此人異日或尚可用又如何紹彩之强悍敢戰然近一年來終日舟中不理營務凡人至不理事則兵無不驕縱者驕縱之兵無不怯弱者此萬不能不更換之事也滌

光敏作戰字八股文天壤間有子而無奪古今亦已不勝保舉之煩矣　一黃州本屬適中取攜甚便夏秋六個月陸師千五百人水師左光培一營弟可包守冬春六個月須兵多乃可守惟其妙處在與麻黃相近其不妙處在與太湖宿松差遠耳蘄水之游公橋形勢亦好左傍山而右挾湖惟春冬則水涸取攜不便招新汰舊招引士類延接官吏無城市可依亦不甚便也弟意不過多移一步以遵　廷旨且避禮從我不能殺賊殊覺慚惶而仰然與希庵向以黃州為是姑待初二日再定拔營之期　一弟處營

務無人而星槎願做好官若假手一二年必可遂其俎豆千秋之志劉不欲補缺發財只求成功使後世百姓說有某某是好官耳私意亦望其成效以爲鄂吏之矜式耳然當務太無才四月內不能不調惜其一片作官之苦心不能使之盡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 一造就人才原是君子之心仁人之術袁令之事現已密飭若以此辦公原可矜恕特恐自肥者不少耳欲救全人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以上縷縷應回明中堂者可速行爲要再者餉絀月欠七萬八萬奈何奈何如何節用如何預籌乞公商酌辦再者希庵之父母胞兄求希庵回家一

面斧扆不肎我告也林翼頗難處置林翼素不強人葢因禍福生死成敗利鈍皆有分定惟是都病多觿鮑慢而愚唐疑而惑林翼左右又無可恃之員恐誤鄂事耳

致錢萍矼 寶青 樞密

漕折事仍照舊部中則通行各省意欲仿照江浙情形不同尚須從輕江浙州縣病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長官所能鈐制且情形實未可強同二民先生之意可感而實恐在外之官吏必不能仰體也翼日如以駱以滌辦江浙督撫之事均力能及此非欲避也蓋

有待耳商賈之不免參差蓋不知民之情僞不知艱
難也即令運河近年可通鄂中之米以銀賻運亦僅
可辦到況近七八年運河不通耶即令江岸蕭清二
三年先辦海運則鄂中尤屬不難弟辦此事亦預爲
十年後地步矣且營緊要處已荷大力主持其朋鈔
只合不理耳江浙不能不兌米應大戶小戶一律兌
米不準多收一粒兌米之後應每石加兌費雜費共一兩三
四錢爲度此一兩五錢之中如何提半以益國計如
何分存以利兌運則在大官之一手經理非一二年
不能妥辦也駱之辦事全在左卿然公忠之志亦近

年所獨也滌若任事則才力更大惟與俗不諧耳迪庵

恩旨是我公燕許大手筆激揚忠烈生氣凜然此公功勳甚大近年將帥無此忠良得公爲此

制詔死且不朽矣其謚法何字其碑文祭文昭忠祠文之出翰林院者未知倘能沈著切題否敬乞覓稿見示所擬水師兼習步軍各條附覽此系與各營公商之件尚未定也遍地皆賊防不勝防非算定非多算一二著不能成功又三路分兵苦無三路之將迪既云亡都又求退滌公必無渡江之理湖北之[illegible]實不敷用恐所議者急切均不行也人便附呈鑒正

可見軍事之難而餉糈之不易尙其有以敎之

致張仲遠觀察如冠九太守

前承惠拓本江南地圖感甚弟之志識豈堪及遠試

惠收圖籍於江南鄧侯得月口於秦府古有其事今

非其才特鄂處東南實爲中原樞紐敬乞鈎摹江南

湖廣河南江西六省原本暫不求其開拓保此亦足

以豪矣其餘各省及拓本隨後再請寄示不過欲備

案頭之省覽豈堪周知天下之形勢耶

復昌營余會亭參戎

運米自外江入英山實非易易連日風雪漫山尙難

決定太湖潛山無力攻之法攻城無良策自昔已然此時官軍逼太湖者萬四千人多而無益駐荊橋者五千人在黃州者六千人耳貴營在郝家橋足資堵守其在東河夾鋪之賊情形若何深以為念陳德園不嫌空虛否羅田足資堵禦否即望示及得二十八日之探稟所慮極是頗有條理浸水河出流波礶直達松子關一節尤見思慮之密應以黃州之六千人準備麻羅貴營及唐道各營專顧蘄州蘄水英山等處如貴營力能自支或賊知英山有備不入蘄水蘄州則唐道之行止尚可再商如兩蘄及貴營有警則

二千人恐尚不足可以此函先行商之唐道相機策
應至麻雞之事暫應責之於我儻異日兵力實在不
敷則臨時調遣亦尚可行也仍望隨事隨時專探專
稟盼切

致糧臺總局

天堂之事尚無動靜卽有動靜仍守前此辦法總是
穩著中堂來信以戰爲守且戰且守乃是深謀遠慮
天下事決無近功也王璞山之部百戰之餘其精銳
不可當湘軍除迪庵一二營外以此爲最雄張凱章
一軍不過三千人過景德鎮而壘已損折五百人賊

數約七八萬勢必不支應保全此軍則江右乃得安枕湘師乃得蕩至鄂之南岸乃可兼顧是誠難事餉項按月搭解力所不足希庵亦不強也可不必容心湖北月餉大虧乞速議節法儉約法入將之罪可由省中分别定擬弟無必殺之心若以殺人示威則仍是爲已之私也情罪的當得其平允可使死者復生而不愧生者知畏而知感則善矣再節儉之法如糧臺應辦雜物及年節送禮三五日內擬通飭各營一律停止總計不過每年少數萬串莫謂此爲小費小費不惜大費亦無可惜矣高以下基洪由纖起此之

調乎第一要事莫如裁營頭五百人一營每年須三萬五六千兩少一營即節去三萬六千兩然兵之難裁以統將少耳使得統將則五千人可抵萬餘人不省之省其利乃大又滌帥乞奏察哈爾馬匹思見添馬隊乃豫爲皖豫之計可於察哈爾調五百匹大淩河調一千匹或一千五百匹不由上駟院經手請中堂代奏又馬勇三千何人能統何人能分統且勇丁來去自由尤不易馭應請中堂定見仍 奏請西丹千名即可抵三千馬勇之用且有舒公等可備馭也

致羅澹村方伯

我輩心腸太直無一切作用亦不暇及此能開誠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弟亦質直而粗淺矣羅田空虛之處來示撥新營二千人專爲防守羅麻其防麻耶其防羅耶其一處一千人耶賊不入楚則已入楚則必挾全力非三萬人必不敢來多或四萬人少亦二萬人若如尊意則恐此二千人者適足以供賊餌耳而於軍氣亦必微損軍額之在黃州者實不過六千餘人豈堪再弱也哉且二千人無分領之統將則謂之無一人可也連日得羅山陝山余將伍令等探報情形蘄眞是太湖荆橋之如不欲戰非忘戰也賊

意固別有在矣弟日夜之所思不患賊以二三萬人幷一路幷一路則力可倖勝若賊分爲二爲三則眩我心目搖我疆埸以六千人分兩路均單且無分統之將其預爲思議有以益我來示淸野是第一良策請試札之限之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淸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尙不肯淸野也欲淸野尙待創深痛鉅之後如此此時能行此則感激之至川中來咨已有三萬餘解鄂弟寄函秦蜀再四力懇懇請之詞不爲不切可請中堂再加一咨催言及月欠已鉅共百餘萬兩此後仍一月一咨似不必再奏酌之

致唐義渠觀察二則

前奉一函詢謀之事預爲異日上援地步弟思賊在流波礁現到者固多竊恐尚不止此以賊不來則已來則必以大股也荆橋陳德圖均不可無兵荆橋尤重而陳德圖亦兄一二年精力之所布置棄之可惜所商條列於後一以阿三千人與彭牧帶督守卡團練可保陳德圖無事否如此處以千人與團練可保則尊處訓營與荆橋湘營均可抽調一尊處如移荆橋則上游撫營之日可與蔣合同防剿如上游有警抽撥一營則下游不虛而上游有備一弟處六千餘

人縱使二萬賊繞入羅麻弟亦同希庵力與之角特
患其分爲二三枝三枝則我軍不能即分無論六千餘
人分爲二處兵力均單即强分之而統帶只希庵一
人亦難駕馭諸將也一尊營移翔橋三千餘人守或
有餘以上均乞速酌以備與日調遣應援
初四日粿單均悉頃繞致書請示一切矣弟意太湖
石牌必無求戰之意即欲求戰亦須官軍力攻氣懈之後此一定不移之故智也
弟意總欲以堅定不搖之營與賊久持賊懈然後乘
之而另備一萬精兵伺機進剿或援應上游上游果
能不失則剿退之後乘勢力取可得一二城也

致厲伯符觀察

所議節約各條有可酌行者有必不可行者遲再詳悉奉復至協餉三萬酌減一萬一節此萬不可行之事滌公忠義冠時斧柯未具專恃湘鄂之餉無論如何虧欠此三萬者必不可絲毫欠缺至下游彭楊水師每月可暫欠五六千金下游及黃州陸兵亦可十分欠三均屬無礙又弟處黃三清一營希庵處彭炳武之剛右營李賛勛之毅右營均已啟程可派員迎催之彭炳武李賛勛到省軍器鍋帳銀錢等件乞速付給飭令速來又皮連升帶來左公交付之劈山礮

三十尊亦乞速付憬臺以便支領松子關銅鑼關等處賊蹤漸逼麻城黃安尤關緊要而羅田其次也

致牙釐總局李香雪太守

兵事勉竭其愚或猶可爲已詳公函中矣餉事以釐金鹽課爲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老兄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所有應辦之事乞老兄直言無隱弟處本無絲毫飾徇之情聞善言見善行無不即時遵奉者此情早在洞鑒之中又總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寶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乃不竭公在鄂中可算明於

人倫好手莫自謙也惜相處仍未久而黃州又非公可駐之地耳

復黃鶴汀太守

客冬辱頒幌章當已拜領奉函致謝惟承惠百金及鐘表各件謹以奉璧以遭喪之後概未受賻不敢獨領尊賜而頻年戎帳露處鐘表精細之物未可與戈矛並列蓋不用此等物已十餘年矣林翼客冬臘八馳往黃州行營蓋自三河敗潰元氣太傷軍事從新整頓皖中羣盜如毛與鄂疆緊爲接壤岐途百出防不勝防闖賊於石牌潛山修築僞城以爲負嵎之計

內度軍情外審賊勢有勦法無堵法非分途進攻未能得力惟添募收集之師鹽糧軍火殊形竭蹶計月餉三十餘萬兩春夏六個月月欠十餘萬兩秋冬六個月月欠八九萬兩竊恐民力已竭兵禍未已終貽笑柄耳奈何奈何

復勝克齋 保 欽使

皖省數年賊踞所在蹂躪羣黎之流離疾苦如苗稿然若得時雨下降雖不能驟如從前之生氣而徐徐漸有生機惟閣下濟變宏才救時藎抱振虎貔之士埽殘氛而袪妖祲大沛甘霖以蘇皖民無數百萬生

靈其造福豈僅一世哉鄂皖緊相接壤犬牙相錯防不勝防林翼自客冬馳駐行營惟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斯時收集舊卒添募新營急迫成軍將領尚未得其選恐一二年不能得力而鄂中鹽糧軍火接濟維艱月欠十萬兩內外錢漕釐金入不償出且恐日復一日猶不免飢潰之憂此則私心之所焦急萬狀者也太湖石牌羣盜如毛游匪往來邊陲未嘗一日忘鄂且有分道并入之勢蓋覘悲之健將無人欲以乘機侵軼也

復劉營唐觀察

接來函具悉築壘成橋俱臻完善而小湖河分營駐守後路又可無虞深以爲慰天堂之賊聞逐漸南移已偪近柳家畈地方意圖上犯尚祈偵探示之來示不急攻剿賊來則戰洵是穩著又來示賊逼近營壘堅守不動俟諸營抄出而首尾夾擊之尤爲萬全至計地道攻城之策惜沙土難於支撑恐必不行也總之防援賊不攻堅審地勢度賊情保全精銳一鼓成功乃行軍之妙法也尚乞大才裁審之

復余參戎

接二十日並二十三日來函具悉分營駐紮扼要設防其地利情形惟足下可以就近審度軍事固不能遙揣也英山一路可繞羅田襲我軍之後來示謂英山萬可無慮甚爲忻慰深溝高壘刻日經營靜以待之整以禦之函中此四語頗得行軍要領率隊操演仍須派探丁前導整飭步伍以張軍威幸勿以賊蹤尙遠而散隊巡遊也四營相距七里似尙嫌遠酌之

復甯鄉縣魏茂才

接奉來函藉諗閣下養望名山不欲輕於一試想見高致自遠別有深情意者其鳥則擇木之說乎林翼

德性疏薄不能有補於時事特以流波既頹正氣未
振扶持顚危必藉賢才況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
爲鄰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如柴桑如廬山之虎溪
如桃花洞天往代隱士所恃爲奧區也今則盡爲盜
賊游行掉臂之地識時務者爲俊傑閣下卽有獨善
之志其能安然自處於堂室之奧耶早出一日卽可
早盡一日之心力惟望閣下卽日來鄂面談一切局
務軍務任其所擇幸勿金玉其音令我長懷白駒於
空谷也禱切盼切

復多禮堂　隆阿　都護

接奉惠函藉悉軍情平穩我兄忠勇冠軍長城倚重私衷快慰如何可言來示預派馬隊以備撥援具見公忠體 國規畫周詳尤爲欽感之至惟新到西丹官兵本欲令其前同大隊操練膽識因上游馬隊太少而六霍之賊乘虛漸逼恐各路分警不得不留爲準備且數千里遠道迢迢未免征夫憊瘁急令緊臨前敵又加數百里之奔馳亦殊可念弟前函告將軍謂應如何調遣之處均請隨時札飭仍候將軍節相隨時酌調弟必無成見也

復均光營阿參戎

六霍之賊竄擾頻疇一帶貴營扼要立營加高加深自是要務惟須約束兵丁不得滋擾又須不時操練使步伐整齊技藝精熟庶戰守皆能有備耳

復楊厚庵載福軍門

軍情瞬息千變英霍出剿之議又待總圖李鶴人官亭失利十六日遇害太湖石牌兩路堅壘困我前軍而鉅股衝逼固始窺我羅麻德黄各處此閒六千人二月十二日移駐上巴河只能迎剿一路現已抽撥唐道一軍移紮荆橋以備各路分警爲調蔣道回援之計唐道守荆橋想亦可敷堵禦然非有實在警信

蔣道仍不即調也湖南事勢甚緊賊衆號稱二三十萬十三日桂陽州又陷又來乞援弟將去冬所募二千人盡以畀之矣湖南請以王明山舊部戰船駛回長沙想已入照東處已派蕭翰慶上援矣如賊入麻黃德安則恐須再調部下一營防府河襄河預言及此以備不虞

復楊厚庵軍門

王明山所部戰船想已派往湘中前經函告尊處他營暫可緩撥陳李二營可在下游聽湖南後信再爲飭撥來示謂須可靠陸軍往援一節已派趙羊黃李

四營合二千一百人前往矣并籌馬隊二三百人尙未成行鄂力固不支而上游多事則鄂成腹背交困之勢且慮軍士聞警情切望鄉惟日內未得來信甚爲懸念耳六霍賊蹤尙無舉動聞有分擾定遠之說逆情想爲後路之計非忘楚也

復裁益園將軍

接奉惠函以旂營餘兵月餉無項供支並詢從前生息本銀當經飭司查復并令稟商中堂致稽裁答據云此項之銀原歸鹽商相權子母從前辦理已屬不敷月支曾由藩庫開款墊給十餘萬自咸豐二年鹽

務改引爲票兵裁之後本剩全無現在庫款支絀正

兵之餉尚無可措餘兵更無庸議來示隨餉撥解之

說近年旂營正餉尚虧何能更及餘丁本年東征之

餉已虧十萬兩以內亦不能更及坐營矣林翼再四

思維於三年後俟吳地肅清先行籌畫旂營正餉再

數年乃能慮及餘丁剋下無米為炊徒喚奈何耳

一復[illegible]

接奉惠函俱見雅意以來於地方風土民情悉心諮

訪甚感謝懷惟求治之意似有不為火烈而為水懦

者不知世變風移近來人心日趨於偽優容實以釀

患姑息非以明恩昔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所以萑苻之閒羣盜蜂起殆其取而盡殺之而所害爲已多矣居今日而圖治必以痛埽書差積弊爲先著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而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吾薩心腸迨至息游惰而勸農桑興保甲而敦戚睦害焉既去伏莽不驚則法立知恩而良吏之後效也大抵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所所容其瞻顧之思囹圄庇民胥於是乎在也因即來函所及條列於左搶劫之案刁風最不可長今日之搶犯即異日

之亂民畏難姑容則積久釀成巨案如遇有不法兇
徒肆行搶奪即設法緝拏小事稟之該管府大事徑
稟可以公商必須辣手示懲使知畏法則此風或幾
乎息矣土地所以養民詞訟事不得牽連無辜差役不
許在鄉滋擾使斯民各安本業得盡力於農事而山
多田少之區必以雜糧為生活其不宜五穀者諭令
廣為樹植使無隙地每於聽訟下鄉隨時董勸有游
手無執業者重加儆飭庶人盡歸農而凶荒有備矣
要犯謝開基從前兇殘逼人屢次札飭訪拏未能弋
獲既尚在隨棗邊界務須設法密捕不可孟浪不可

過於急性鷙飛之鳥亦當回翔審集縣一步以爲鷙
著切勿再令鷙食遠颺至要至囑湖北錢漕積弊皆
由書差包抗需索日增煩重斷不可假手胥吏奸胥
致滋流病清戶柱嚴推收節節清釐層層鞭策撫字
之與催科亦皆並行不悖使正供有缺軍餉何資蚩
蚩之氓尚須曉以大義無令陷於罪而不知也縣中
用項藉平餘爲開銷儉以養廉自宜節省冗費惟所
用人數太多轉覺難於稽察薦人之人不能分受賍
累何不可御擇可用而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此中正
無容多慮也以上各條皆直切可行之事惟賢宰實

力而舉行之

致舒輔廷保都護

頃接少堂將軍來咨以湖南　奏請此間馬隊急需派撥上援多禮堂現臨前敵未能抽調而上游事機至緊大局攸關敬請麾下酌派馬隊二百名營總一員迅速馳赴星沙相機策應聞湖南征兵二萬力頗不單惟馬賊奔突步營難與爭鋒石逆大開最畏湖北馬隊以魯家巷洪山之役石逆幾乎就擒也惟所派營總尚須明練老成弁乞鼎言詣囑俾與湘中步軍合力勦賊一心而成大功惟藎抱權衡自無不附

酌盡善也

致羅復亭司馬

皖中羣盜如毛逆氛時虞衝突本擬分路入剿適以湖南上游不靖勉力應援俟湘患稍紓始能力圖大舉刻下欲為保楚謀吳之計囑伍令於近界要隘察看地勢修築關隘碉卡聞板廠龍井畈倚廠搖坑而地屬珂鄉動衆興工必資熟手閣下為一鄉之望宣風展義不殊登高而呼令嗣亦落落長才儻得相助為理則人地素習呼應較靈固知小隱堂前不堪頻擾而同仇敵愾猶奮老拳碉卡成而守禦既得可

杜賊覬窺伺近界各處亦利賴之敢請先生爲之道地其一切布置之處仍乞與所派麻城各紳商辦

公遺集卷六十二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二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四川總督王雁汀前輩　己未二月初四日

前任益陽倚廬兩奉手諭感銜無似臘月初旬從戎黃州遇永如於漢皐詢問鈞候至詳尤以爲慰楚省抽稅兩釐實緣饟餉不給綜計宜沙兩局并有內銷外銷之欵其形之奏牘者皆內銷也其外銷亦隨案聲明均歸督轅主政毛公謂楚之應得者不但倍蜀殆并外銷言之也至督幕所繕季報自系幕中刑[illegible]

此件向不歸撫署會奏有事後補行者有奸未會銜者撫不管鹽與越與晉與齊皆不同應候酌之撰帥使於李報酉意總之楚人負德已深楚軍之尙存者老前輩在秦在晉在蜀之德譬阜亭下盡是岷山之潤澤豈忍倍本耶楚地吏才將才太少三河桐城之僨事實亡五千人養生弔死撫舊募新頓益三十餘萬兩之費而撥月之水陸援江援皖者又三十餘萬兩林翼臘月到鄂已虧九十萬近月將百餘萬兩矣到黃州月餘日極力振作外貲如前而中情非昔則以人才殄瘁志氣不如昔年也軍士傷尙可完大將

亡不可贖其皖軍之調子念滁帥以忠義倡率近三四年精銳殆盡如林翼等獨能自强耶春夏六箇月餉敝求老前輩如數如期委解如林翼藉手而稍有補救則昔年老前輩之垂念楚軍隆既未墜前事可完儻春夏六箇月之精力竟不能復振或竟無可成則利鈍不可逆覩虛糜亦屬靦顏不復再以鄙言奉瀆矣滁公一軍鄂濟三萬湘濟三萬以滁公本起義於湘湘頗足用鄂人則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守湖口者又一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代守湖口之陸師在外通計江皖援師代守之師與蘄

貴自守之師水陸馬步五萬餘人鄂力本不及而念滌帥公忠力完楚疆何忍負之故亦勉効月餉三萬自夏至秋自秋徂春未敢闕也閩湘鄂每月共協六萬之外尚欠三萬奏乞蜀中二萬乞尊處撥解協濟遲一日則滌公多欠一日少一千滌公多欠一千也近日守彭澤及應援黃德鎮之師又係楚中派撥閩賊以七八萬人圍繞滌公之所派張道一軍張道僅二千五百人尚完亦可危矣萬不得已由鄂撥援非鄂力之有餘實江右之喫緊人每言楚人月費三十餘萬爲畬田芸人爲甫田之務廣而荒爲微生高之

乞鄰與人林翼獨忿撰偷必在境外若閉房闔以拒
盜縱無及矣鈞見以爲何如林翼負大罪而從戎四
殖蹉跎年安楚拯我於危開難不赴負心於冥冥中
且江皖援剿之軍又三四年糾合之餘亦不能棄置
不顧才力與事勢明知其無補亦明知其必不能有
濟恐託詞避禍神鑒其隱惟事成猶不免罪不成則
罪無可赦矣每念及此中心摧傷又鄂中軍事與餉
事均乏人才與冰如商榷奏乞鏡帆聽孫來助特恐
其儉德辭榮德輝自閟殆爲鳥則擇木之意乎然求
之頗堅或鑒其愚矣到黃州後又巡邊疆一次整理

新軍日夜少暇作復既遲措詞亦苟姑盡此意尙乞

涵宥

致余會亭 初六日

所咨六條均有可採處陳德園已派彭牧守卡俟彭牧有警或力實不支再飭唐道回援亦甚直捷此時尙可不必也切須告之唐道進退遲移必須十分審愼近年州縣一聞警信動輒請兵各顧其私不顧大局非審愼出之未有不爲州縣所誤者此意可告之唐道爲要初四之稟則賊情趨往霍山一路也弟料霍山之失自在意中特賊若入羅麻非二三萬人不

致徵人若僅止數千人必不來也來亦必無足慮此事我早料定如近日果有賊來麻城等處則六千人亦可禦二萬三萬之賊若再分枝尚須斟酌耳

致唐義渠蔣之純兩觀察 初六日

太湖石牌之賊必不妄出賊之不妄出非忘戰也意固別有所在耳弟處現有六千人如二三萬賊并作一路來戰弟當力與之角未必不可決勝若分為二枝則我軍不能分以統將太少耳卽分矣而每處僅三千餘人亦恐彼此均嫌不足萬一賊入羅麻弟意此番必更繞去麻城之上蓋七年官軍攻黃梅而賊

乃乘虛以犯蘄州八年蘄州陳德園有訓昌義禮營則賊又乘虛以犯羅田麻城黃安今則必更繞上一層矣又賊不犯楚則已犯楚則彼亦自處於危非二三萬必不敢來來則必分枝傍擾以眩我心目驚我疆埸六千人可戰而未必可分預先商酌以為准備是為至要或曰賊如入境則調訓營上援是說也然歟又或曰賊如入境則請訓營由太湖移荊橋而以荊橋之全軍上援其說然歟又或曰異日警動則以余阿弁力以捍兩蘄而以湘撫上勦以訓駐荊橋幷調荊橋之馬隊上援然歟以上各說先此密商沈思

以窮其變博訪以求其益弟爲先事預防起見乞諒之

致官揆帥　初八日

前得手諭即將原函奉交滌生矣因尊函未存座右遲久未復應復事宜開列於後一霍山之賊已入流波礅則商固麻城羅田黃安及德安漢陽已有漸次喫緊之勢擬即移進上巴河探明賊所從入之處即從警處迎剿惟六千餘人可當一路即賊多亦尚不畏怯但恐賊分則我軍苦不能分耳一黃州一府形如圓甌黃梅宿松是一路蘄水是一路蘄州是一路

羅田一路麻城黃安一路六安與麻城連界即繞出黃州之上再繞出太湖宿松之上五六百餘里與漢陽德安毘連矣若官軍併作一路則賊必乘虛而入乞請蕙生撰稿切實聲明地勢散漫情形必應以黃州為重鎮乃能四路策應由尊處奏報弟今日恭
廷旨亦擬報明一次大約安慶廬州未復弟不敢離黃州應以黃州為老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仍守老兄平日穩局之法不敢失也一弟到黃州以後將派之營已派往下游兵力已厚只恐異日分竄則弟力只能顧一路尚須調撥耳一請吉林黑龍江西丹

千名祗七年八月都將軍咨有官員名單蒙中堂捐奏謝未盡准行可否此次再於倍貲中揀調馬二千匹請大淩河馬一千匹均爲得法乞鈞意定稿能派玉麟往挑得其精壯西丹乃妙西丹之富者能弓馬貧者亦與漢人等耳無錢無馬馬上仍生蹤酌之一八將之罪請鈞意斟酌決無成見中堂是第一仁厚德性林翼亦恐非能殺人者事經中堂酌定必得其宜決不參差也一此次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多一路則力可與之相角分爲二爲三則費手矣一餉項大虧乞飭司道議節省之法以上纔纔均乞鈞酌

致羅澹村 二月十一日

連得手書藎念彌篤連日分起拔營前駐上巴河林翼非欲自戰也五六千人只能專打一路若林翼留守則至少又須分去千人非并力之法且希庵於臨陣能審地勢於全局地勢向未領會或恐其百密一疏賊若竄入必是大股又必分枝而來恐非另調一將上援不可爲功藎兵力不甚爭多寡四五千人亦可當一路假如以五千人當萬五千之賊諒可制勝以五千人分當兩二路之賊則須各有統將乃可無虞勝負之數強弱之勢專賴此一人也前已咨商都公預爲准備尚未見復林翼之愚亦必俟漸近乃決意征調朱

事紛更恐人或誚之矣尊意以為何如前撥湖口小池口二營終必仍為我用前此因滌公只有凱章二千五百人是百戰之餘聞其失去一半因相隔十八里夜深救援不及恐滌帥誤事則江西必危江西危則鄂之南岸又警豈鄂力之果堪代謀哉且以一千一百人挪去普承堯六千人計無有奇於此者矣如果鄂鄂警雪芹亦必派回來助仍到黃州也至派往荆橋之周忠容應隸蔣道本是蔣道老哨官也憩公言前隊不過千餘人偵探得確迅予迎勦亦是一計然亦必與楚境稍近乃可行也賊速如鼠兵遲如牛此種情形殊難籌

策古人每言輕兵出奇制勝或再亂三四十年當有此等人才近日之兵勇能穩固便是上等將領能布置審勢亦不多覯也昨沈思終夜發仁營會同副訓營先行馳入麻城嬰城固守付以米四百石火藥四千斤與之面約賊逼城下堅守十日官軍必到賊如入境無論多寡强弱不准接仗一意堅守賊不得城總易了辦此賊之技的是狐鼠也在野外作壘不恐城官軍必可制勝似此佈置麻城可保亦免得臨事驚疑鄉團均無實際純盜虛聲卽如黃岡一縣幷無一人團練惟前此葛致遠招遊勇及范湖關餘黨强

名爲團勇耳羅田稍好麻城黃安未必不可造就然總是人才未能訪查確切耳蘄州之陳德園已有長進餘皆虛聲耳何曾能戰弟兩交黃州君有意埋沒士民之功勞心術實不可問然亦不便斥言以失其望只冀其稍稍助聲威斷接濟加偵探便是非常之功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一遇警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以此觀之黃州那得有團練哉只剩地方幾名惡痞作假充團長事後保舉則書差門丁均首選耳下游抽撥不在兵而在將前已預咨矣咨

札已行糧台乞查之示之羅田請兵未便分撥自弱其勢此事若分兩路而來林翼與希庵當一路舒六兒與蔣當一路否則舒與林翼互易之或可盡力若三路而來恐他處不免小失然終必盡力謀之猶可爲也伍令初八日探報流波磕已有動機距松子關長嶺關約百三四十里萬山之中一線羊腸早已專人前往坐探一日一稟黃勝日十三日可到麻城湖南尚有二千人未到到日再行斟酌縷縷奉復

復李香雪 十一日

得示備悉邊事近日及半月一月之間尚不足慮所

慮衙門役耳卽日後尙不足深慮所慮者下游小統將不知兵畧而三路圖皖之謀未能卽得三人幷須於三人之外另求一人替希庵思之未得我心彌苦矣荷蒼之義應謀皖以雪恥又應保楚然後能謀皖弟則鄂吏也不謀皖固難以保楚不保楚又奚以謀皖此心怦怦日夜不釋至麻羅之防尙有可謀倘再包出麻羅之外則鄂人之力亦窮而智亦短其隨營勢力而不能留黃州者則以獨留黃州必須留千人為守兵分力單鄂人之意向以幷力為主不顧零星分撥致使一事無成此亦弟之深心矣翻局招引私

人其獘頗大弟用許多鄉人除周壽山一人以外宛無一人是咸豐四年以前認識之人卽曾少固邢星槎周笠西均是四年冬間延訪而招致者分局之員未知此心亦幷不能如弟之心無所倚應請札飭各局凡非總局及撫署所委札凡假託撫署所引薦者應分別去留精意簡汰其私引子弟入局則直當懸之戒律矣又局事總以留意江漢沿江沿河大局爲要天下之利必歸於水江淮河漢是也楚得其二所未得者淮南北盡心力于此二水之間復得人才之可信者注重于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外此僅枝葉

耳此時應專意察核于江漢近水之處切囑卹賞一節不能不勉應之弟固知糧台艱而代領之不能盡無欺隱然領兵者不可與之言餉言餉者又不盡可與言兵所以難也黔之黎兆勳近日何如頗念之

致王鴈汀制府 十二日

前信甫發二日而手諭又至感仰奚言楚中近事兵非不多而苦于偏重一隅以五萬餘人分謀江皖而下游倘以力少爲詞豈不可恥上游則終有應接不暇之勢此亦可慮近九年兵事之誤誤於官軍注重於前賊計轉襲其後官軍以仰攻挫銳賊計轉以餘

力乘虛也鄂之兵非不多總無一枝人馬置於活著
故機局總滯林翼謀餉不爲不力然月月欠十餘萬兩
仍乞大力月有所濟幷月乞鉛丸三萬斤是所至感
刻下六安霍山之賊由豫州之固始進發漸及楚疆
入楚固難然倘有人熟悉豫中則恐其束手耳郭建
汝等終爲楚蜀之患具見老成深慮嘗笑近年官吏
之識力如燕雀處堂煦煦相樂而不知盜賊已隱伺
其旁又匪徒到官漫不經意即或懲處亦必一意姑
息勢必如吳老公之再呼荷荷而後即安是可慨也
林翼移軍前進以期幷力迎勦六千勇丁如遇鉅賊

萬餘或堪角力如賊分爲二爲三則尙不支耳筆書倥偬百不及一附寄奏章均是實情尙乞鑒正

致總局分局 十三日

十二日得初十日惠公書寄代撰撥餉奏稿詞義均妥近人說事理總不分晰惠公手筆切於事理惟沈毅有識四字須告之同一省同一事不可互爲標榜旣嫌其黨又嫌於淺也賊尙徘徊觀望已飭伍令移駐祁固之交設法偵探下游陳德園之捍禦祁浙與昌營之防勦英山捍禦羅田東面者尤不緊要而太湖之官軍與太湖城賊尙隔一河圍則不足攻則不

可頓以重兵如同虛糜究竟賊之是否上犯遲速多寡尚難逆知料其必先犯商固者不得商固則無米也賊到商固任其自然則我楚防不勝防而漢德一府均緊若以六七千人越境而謀則內地亦恐空虛所以然者總是兵綴城下如奕棋之庸手不善者劫也[illegible]興兵多於張楊之時十倍多於武漢未復時幾二倍豈可再添兵以致同形饑潰乎八將請中堂定案林翼等無不遵依之理欲嚴者理也不能殺人者情也八將優劣何煩另酌定案後交付差遣效力再俟秋間酌量委用此時添兵實苦無餉無餉之患與

無兵同弟如喪家之狗如鷄桑之殍者屢年矣如八將之勇敢者近日營中何有此才又惠公之示以璞階不與希庵合路此刼不可迫庵在日璞階頻受斥責駕馭頗難其性亦頗浮動非獨當一路之才反復思之必不可行又有一周寬世者新放總兵十三日乃出圍尤爲奮勇希庵棄而未用林翼頗惜之希庵言其營制頗虛僞（有十餘人不足額）又以驕貴氣盈欲折抑之待半年一年乃可用或有深意耶容秋間酌之商城百姓紛紛遷移殆其警矣

致彭雪琴方伯　十四日

得初十日書意欲以普軍由彭澤入浮梁離鎮二十里爲景德之西路此計必不可行如果强之必致大誤凱章在東其兵將强健尙恐不能破滅此股兄之前爲此議者特以助凱章之聲威耳兄思普之膽氣軍情因人成事則有餘獨當一路則不足弟若期望太過必致僨事無疑一挫則彭湖皆動矣切須攻計千囑萬囑若定期夾攻之說尤屬萬不可行東西相隔太遠軍情瞬息千變萬化萬一凱章勢不可戰而此間强之則誤凱章而使之輕進萬一凱章已進而欲普乍退亦必使凱章轉無退路此尤兵家之所大

忌也至晉鎮來信日樵欠五月本年以五六千人饟領五千之餉似此情形廉潔之將亦難自馭其軍況晉軍耶前說應請速卽稟商滁帥並函商江西省局另行酌議切不可使晉獨當一路則決無可疑矣切囑切囑看來此事兄不過預擬及此因尊處言及景德鎮危急也然總以滁帥之示爲定時凱章已站住不必急也

致司道暨總局分局 十四日

迭次之探似漸眞矣奉上一閱其六安一股似尙未來此股欲入商固似系先鋒數不過萬餘昨夜已將

阿參將調守陳德園并不要緊惟是昔年布置之地不可輕棄耳唐道調到荊橋淮備異日抽調耳調唐道則勉強可分二路調蔣道則竟可合現在各營分爲三路狗若癡楚竄可烹之入境則勦辦必速不入境亦須進將往勦兩固光山均產米之地當可委員預往酌辦惟現在賊倘徘徊卻令有警此現在之軍倘可支應可一面打仗一面再調若賊未至而紛紛預調恐不甚妥且恐墮賊之詭計也賊探頗真黃州有一枝閒空之兵早已知之矣惟州縣太無定力羅田麻城請兵請餉羅田已將前繳之二千付去一千又新到桂勇二百人

已付羅田防松子關每月須七百餘兩亦聊厚不薄矣麻城則必可守十餘日但須諄囑守將賊來之時即趕力來報賊只二百亦不准出城蓋地方士庶無知兵識之人去年大股乘間李曙堂以五百人在城趙堯彰以三千五百人在兩路口地方官民催李曙堂出城出戰蓋言賊不過數百耳李曙堂傷百餘人而麻城即日失守王震等轉運之員亦跟蹌去走是誤人而亦且自誤可怪也已昨已諄札黃副將堅守待援此城不失事總好辦私計料賊尚不目前吃緊或不即來欲蠶食豫中有糧之地軍糧不虧乃能

思逞耳賊在河南地界必縱橫千里無人抵禦蓋欲求黃州之六千人亦不可得蓋合一省二省之營兵亦難調集六千人也時局如此豈不可危然則楚事尚可謀林翼必應竭愚慮以蔽拙矣大約賊數在六安者約五六萬人暫時非徊專爲糧米起見其必上竄則毫無可疑特其從入之處太多必須審料萬全耳然亦只有并勦之法無分防之法也

致羅澹村方伯 十五日

前商請補州縣一案仍請以擇人爲主另單二件均已存覽州縣佐雜趕接於道蓋以鄂爲肥美耶儻再

得一二年官滿於城民哭於野更恐官有餓莩矣反復思之竟無良策試思之傅議之賊尙游魂作前作卻然黃州必應設三年之防少村學問近日有進境否弟欲設書局查兵事地理應在省耶抑于黃州設局耶黃州設局可以日月就將先有取益黃州只要有人布置永無可棄之理昔年楊公不守黃州其出兵廣濟之時未曾于黃州設守故也假令其時在黃州先設防則兵敗仍可復振廸庵倘有敗衂之事可見孔子之愼戰與臨事而懼乃至言也弟曾設儲材館不過爲更換分局委員起見後因其立名太顯改

爲寶善堂所費至少所益至大儻無此處則明知分局之有弊而無人可易應以此堂爲釐金根本應仍設省中耶抑改設黃州耶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不覩於晉與隋出師之路徑耶必以一枝出巴蜀以循江以一枝出廣陵一枝出和州一枝出廬州一枝出蘄州一枝出襄陽皆古今形勢之自然也縷縷奉布即希鑒之

致左季丈 十六日

十五日得初九日書知南路又警我本急求即渠及其部下之將而服嶺之防又奪之使南何統將之才

之少也軍中無智勇之統將則萬人二萬人亦終歸於敗無論彭劉勇力太單不能禦賊卽使再益數千人若智畧短淺亦終必敗矣湘中亦尙乏才何況他省李雨蒼志在北路林翼亦欲用之於北門可以二月啟程爲妙凱章能否支撐尙未定也賊數太多兵力太單耳凱章知稟酉吳翔岡頗見器識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逆覩不足以定人才趙陶之餉已設法補苴鄂中自羅李募兵均以到鄂之日起支昨因此事頗費周章然亦不能盡如所欲例外申縮林翼已飭司事者妥爲照應

矣壽卿固較易帶兵較難惟以衰絰出山不可兵事則此身何以自處萬世之清議其不足畏耶至公謂帶兵非所長固然然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況目今十八省之上座者尚以不肖爲最能兵耶此二年之中應在黃州兼司餉事決不能安坐堂皇如尋常服官模樣老妻病狀丈前已見之必恐其病久而成痼欲乞仲遠爲醫而亦格於義分不能如願此出爲不得已之變局受印不過爲餉事耳餉之誤人若此默計欲丈莫出山而恐不能更恐遲而後出山又難措手又恐所託非其地終必受

閣丈冐謀湘以保湘丈去湘湘豈憶及前事遵守前法以益丈耶此時南路告急固不必深談爲丈深慮固有良策惟滌公則謂湘中必不可無公蠲不可搖動當以湘鄂爲天下之根本其說然與太史公作屈原賈誼傳提王明受福爲論又其作孟子列傳專提利欲中人立論此其特識固應千古不朽皖逆頓兵數萬卽一二年亦必無尺寸之功不能三路進兵又不能有三路之將奈何　廷旨欲林翼入皖已言其不可然數月之後終必再及以　中朝本無定見隨外間之議論爲轉移也袁之內召乃因勝保劾去

袁不足深惜勝劾袁亦不足深怪但袁在何不能攻劾袁而袁得所勝不自求才而劾人如鬥者自砍其指豈非大愚也乎袁公畢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六安破後狗尚徘徊黃州有兵賊國偵探而知之矣手此奉復

致左季丈　二十二日

廿夜聞警肅復一函水師必以健捷二營速回湘中趙福元是大可造就之人才能不調回固妙如必不得已則林翼亦湘人也馬隊百名萬不濟事至少亦須三百人已函商揆帥與都公恐不我予也驍騎校

十人來湘教習則實無用處卽廸部二百人教之三年然弓箭馬鎗仍無實力南不善騎北不善舟天激之也此時大計應以扼險自固堅壁養銳伺釁再動三月兵力可集再堅持二三十日固審堅忍乃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爲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矣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杲宗羅睺之法開具始末告之峴莊卽渠非厚集其力慎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又此賊以中下之兵接仗而中權後勁伏於陣尾輕而不整勇而無剛者遇之必敗此亦可預告峴莊也又永州鎮總兵周

寬世頗勇敢十月十三日夜半出圍其時主將已亡三日矣非戰之罪亦非不能守也可招致之其才亦不過五百人耳若江西則必以八千人萬人畀之普尚六千周不可入千人乎安徽鄭魁士尚統三萬人而楚中如此人才均僅以五百人付之長沙之城必可無虞攸縣茶陵乃賊所注重蓋必騎交界之山脊以為可東可西之計亦深知官軍於交界處所戳守不能自主防剿均不得勢故也計此賊必害溯中半年總之軍事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公早知其深微矣

復都直夫將軍 二十四日

得示欲悉一切湖南賊勢頗熾號稱二十萬郴桂一帶民俗强悍甲於他省從亂者必多力鬥者尤多聞十三日又連陷桂陽州等處矣馬隊二百本嫌其單況必須有智勇知兵之將乃可不誤事機兵隨將轉俗諺頁有深意此次如蒙與禮堂商撥必乞以可靠之營總前往否則恐損 國威而無貲濟湖南奏請 勅下將軍以二百馬隊赴援并請 中朝速撥馬隊二百以補其闕弟意此次賊匪馬匹亦多若僅止二百人非知兵之良將不能萬全也湖南步兵尚有强者若調度齊全厚集其力而堅忍自持當可得

力也總求老兄費心昨日樞中來信言天津有黑龍江馬隊若預先以函懇求僧邸與日撤防之時以一千馬隊撥入湖北實爲便當僧邸心憂天下當無不允行者弟擬請揆帥領 奏幷求老兄賜寄一函代陳一切弟不敢與親王通書信也今月鍾榮煥稟到弟頗怪之據云幷非推諉願先到省辦出藥料伺候將帥弟詢其脈症據云心疾甚於足疾若不安心調理僅照俗醫腳痛醫腳或恐貽誤糧台司道已稟中堂在省城安設公館省城醫藥甚便弟意仍請老兄回省如以爲可弟即飭醫定國來迎仍以水路爲便

黃梅一切不便弟心歉然之至

致曾滌丈二十七日

二月廿七日奉二月十五日五號信敬聆一切水師兼步前以說帖寄厚庵雪芹均言難行尊示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難尤爲體要厚庵久病岌岌難支雪芹血性過人陸戰尚非所習李與吾陳金鰲連年亦患血證此皆四年以前精悍之士積勞而疲殆非朝氣矣劉國斌尚未接談有李朝斌者似有英氣刻因石逆由南安陷宜章興甯桂陽縣桂陽州等處湖南調王明山統水師湖北以蕭翰慶一營

繼援急切尙難改議且巢湖舊時船砲近又新添水師仍未可單也異月或能另謀陸路統將則以鮑春霆之陸兵由舟入江自與水師通氣惟春霆酷好攻堅頗有固執不化之概貴戳賤謀雖裨將之雄仍恐不免以當一路耳官帥奏捐馬幷奏西丹十日內可得

旨此閒已委定記名副都統巴揚阿前往辦理幷攜銀二萬解部前奏定呈覽矣若西丹不得力中樞來信囑預致僧邸于天津撤防時酌撥黑龍江兵丁千名來楚官與都可寄信於僧邸林翼與丈似可預函寄知鎬仙也采買馬匹北口爲多七月以後

盈盤成羣若到河南陝西零星收買不如徑行出口
爲合算俟昨奏　批回即有定章矣田興恕已復
貴州昨經湖南奏派南路統兵普承堯等爲建德所
牽蕭濬川又爲湖南調去湖南即令强支而郴桂窮
民經石逆此番脅制入賊者必多恐鄂與豫章均用
食矣水師抽半改陸尊示以一舟之中有改陸有不
改陸有加餉有不加餉勢必窒礙難行軍事最忌參
差最嫌紛擾尊見是矣六安霍山均失守鄂與皖之
路盡阻李鶴人十六日遇害於官亭其潰勇已過麻
城粤逆竄及定遠一帶勝帥以招降爲得計蓋亦今

之熊文燦矣恐近月翁祖庚力必不支湖南乞馬隊二百人官欲應之而多不肎即勉強應命亦是怯將弱兵恐徒損　國威耳馬隊將領在鄂者惟多與舒能戰另有一平海已回旗矣因瘡疾服輕粉中毒左足短二寸此外亦少良將其在勝帥德帥營中者兵多於鄂不啻五倍然頗有爲賊所圍擒爲賊教戰者將不得人無法可施三河桐城䘏賞未發足三月以後未免稍欠秋冬之間仍可彌補如湖南不致大亂則餉糈仍可敷衍糧臺固不可歉亦不可豐豐則官場之侈心又萌矣財用如人身之氣血周行肢體有疾如癰疽瘡痏

之類病在一肢一脛而周身之血脉皆阻故頗望鄰境之安教馬隊戰法似以黑龍江人爲宜馬隊以衝突爲奇尤以善退爲奇馬隊如水師必有前有卻乃爲妙用湘營馬隊能進不能退退則羣然色駭不復再能歸伍矣

致袁午橋 三月初一日

三接手告感念何深以整飭殘兵尙遲迴復而公歸京國不畱信循則禍在淮徐不可思議讒人之變公亦可謂私德矣如 國計何中懷憂悶幷渫不食使人心惻此閒新失良將卽竭力圖謀非二年不能有

成欲入皖而虞餉竭欲保境而又虞將少不肖才力庸有濟乎熊文燦一意招降此非賊降乃降於賊耳而又美其名曰賊降大抵招降之手段惟漢光武唐太宗之時之將帥能之下至宋世宗汝霖輩已不免竭蹶矣此豈近今之人所可妄行哉

復皖撫翁祖庚

正月二月連得三次手告並公牘奏稿感頌德言尙是私誼之纏綿而窺測忠藎冠越朝右固一世無兩愛 國心丹憂民髮白讀疏奏一再遍不覺淚涔涔下也因巡邊設防匆遽多疏遲至兼旬尙未裁復歉

愧萬分林翼去冬到黃州其時楚軍已扼定宿松邊防已固賊勢已挫其力戰之功則都將軍與多副都統鮑鎮軍之功也林翼十一月尚在益陽途次不可掠人之美貪天以爲已力都將軍在宿松患病林翼歲杪自往訪之旋回黃州所駐勇丁八千人皆三河桐城瘡痍之餘擇其精實完固者續撥二千餘人正月初旬前往太湖計穎兵太湖城下與分布荆橋分布英山之馬步已二萬餘人賊已憑城設守仰攻不可必非歲月之間所能奏功水師之在安慶城下及彭澤湖口之交者又一萬餘人陸軍爲城壘所遏水

師亦無著手處慮倘是近患英華坐竭壯志暗銷
一二員將積勞成痗而繼起無人乃遠憂矣黃州大
千人以麻城商固時有邊患未可分力一隅致兵勢
偏注于下蓋近九年以來官軍以仰攻挫銳賊計以
餘力乘虛官軍注重於前賊計轉襲其後此固非賊
之強於官軍特其機勢未熟不如賊之運掉自如也
况黃州六千人自應暫留作鎮如秋間能分兵三路
分途進勦則徙皖之志或可稍申然三路之兵尚易
籌謀三路之將尚未盡集有劉道長佑及其部下之
員將李明惠江忠義劉坤一已迭次函招夏間來鄂

秋初可入皖而石達開連陷郴桂七八州縣劉印渠等爲湘中所留討不諧矣至林翼之身兼籌餉糈必不能親入皖地只能於黃州營中駐守蓋二三年之內尚不能離黃州也石達開糾合福建連城江西南安廣東連州廣西賀縣羣盜入郴桂號稱六十萬人實數亦不下二十萬湘南之力必不能支來此乞師已分水師三營陸師二千一百人前往仍恐無濟湘省不能力遏此賊則鄂省腹背受敵長江之險恐爲賊所奪而踞我上游矣默察賊勢自連鎮高唐河北肅清之後氣燄稍衰息自五年冬石逆從義甯入江

西與粵東之匪二三萬合併而賊勢復張白午橋初次龍宵張樂刑倡亂而皖北之賊勢又張而時俗尚以某省肅清某省克復鋪張揚厲以入告以之羇九重宵旰之憂則可耳豈謀國之至計與疆埸之實情哉在朝在野般樂如昔侈泰有加此與燕雀母子煦煦自樂何異又與溺人必笑何異哉鄂餉月須三十五六萬林翼力籌此事不過月得二十餘萬兩尚欠十餘萬兩林翼離此地則二十餘萬兩亦恐減色此鄂中籌餉之難也廸庵殉難以後人才銷歇殄瘁之狀不可思議雖復加意延攬百方整飭而

胚胎規範彷彿如前筋骨殆遜於昔此又兵事之難
也賊如間道襲麻城以撓楚林翼尙思極力抵禦所
患者分爲二三路必顧此失彼又恐其與石逆密約
俟石逆從湘之南境漸犯入鄂而後陳逆等再圖由
皖入楚也又近日頗以定遠空虛爲憂其江浦已得
亦賊勢所必爭也招降之事才大力量大乃可行之
如漢建武之時唐太宗之力則指揮自如羣雄聽命
於上則羣奸自斂手於下下此則宗汝霖之留守汴
京偶一行之然已萬分喫力非汝霖得意之筆也鶴
人好引匪人其將如袁懷忠盧又雄驕怯失律恐須

按以單法否則終爲大患公所處之境萬難林翼自問五六年間所處之境爲單典以來所未有之奇然自得迪庵而兵乃强得厚庵而水道已通以林翼擬公公之艱鉅殆百倍於人且其時林翼能使湘中之鄉里士民均來助我公之鄉人何能入皖耶曾以公書與仲遠立庵公閱（閱立庵君子也特有守不必有爲幹事之才稍短）均嘆念不置然而德輶莫助友誼終虛刻下黃州之兵力又少二千而石逆之擾湘南者警報日三四至楚其旰食今日乃驗如湘南能破石逆劉印渠及其三賢將來鄂林翼必以三路分兵入皖而自駐黃州竭力

謀餉以贍之此志未知秋間能如願否

致彭雪琴 初六日

傑人陣亡誤於預先要約之一事近年陸營情弊甚大非仁義忠信如塔公羅公李公萬不可約會只可各量其力而已矣刻下總以守定彭澤湖口爲是如彭澤難守則湖口尤不可失當以死力爭之黃澤遠應調入湖口矣劉傑人之軍應以李寶賢爲賢可代管之留千五百人足矣

復川督王雁汀 三月初九日

鄂軍之援濟屢荷大君子厚德恤鄰隆施未遂而前

此復以鉛丸火藥欲借東壁餘光實以征皖之師水陸並進約共五萬餘人又因石逆竄開近由江西竄擾湖南連陷郴桂等處七八州縣此間復分兵上援均資協濟此項需用愈繁鄂省愈形缺乏雖隨時製造終難濟十分之二三現當分途攻勦之際軍火所需萬分緊急本省既無從措辦又不能遷延時日致誤軍機全賴鄰省曲爲體恤按時接濟庶不使行間戰士有徒張空拳之歎貴省自軍興以來頻年解撥籌辦固屬艱難然究屬完善之區出產之地採買製備較楚省尚屬便宜伏冀俯念時艱如數辦就飛解

來鄂以濟軍需此係大局所關非僅爲楚北起見詎不嫌其再三之相瀆也

復褚教職 初九日

前以一紙書爲介紹欲求相助爲理江干盼望僅得魚函而尊駕未來轉增渴想猶幸惠然肯來不我終拒此間軍務倥偬任仗需才非得天下賢豪不足以挽狂瀾而蘇民困故相需甚殷而相求不得不迫敬乞吾兄將經手事件作速淸釐刻日束裝來營相與商榷時事籌畫機宜庶集思廣益或可於時艱有濟也謹掃榻以俟高賢如飢如渴不盡拳拳

復伍崧孫　三月十三日

初十日探稟均悉定遠已專人往探矣我軍念楚邊之偷虛未能分道速進實爲可愧力有不足非心之或忍也且湖南之賊已緊逼永郴豫州之賊一陷睢陽一擾南陽建德之賊又將窺彭湖失我劉守騰鶴吾楚爲四爭之地楚其所食今日乃驗矣聞豫中邱鎮陣亡河南在此請兵已奉　廷旨矣楚力不能遠及遷地爲良楚材亦實難四路兼顧昨已分步營二千一百人馬隊二百水師二營援湘湘居上游屑齒之患尤切也閱書幷雲鴻曉亭公函事理明白形

勢了然板橋既爲七八路歸東之處實可爲楚豫皖出入總路閱圖考說欣慰無似至於費用一節毫無足慮試問吾民自二三年以至今日所失於盜賊者何限所費於詐索者又何限即如蔡同知開坊曾因被人控爲通賊勒捐十萬（實固不值虛亦不值凡人要自立要自强要求巳而莫求人所謂求巳者即君子之中立不倚也即君子之自强不息也）夤緣再四巳繳二萬串又另繳三千串而前此之二萬串尚付之流水也豈不可惜處此時勢四面皆烽煙所在皆荊棘惟有努力自衞尚是中策若今日而求多財以自豐豈如燕雀處堂母子煦煦相樂而不知禍機巳發也爲

盜賊積蓄拱手奉之而尙不識其姓名彼亦并不道謝豈不愚哉鄙人在楚官吏尙不至十分貪詐以供應出差之錢爲百姓保身家足矣又何經費之足慮哉且此等事是藉地利以省費愚人難於慮始易於圖成顧吳鴻臚亭大聲疾呼不日成之鄙人今日之率作興事人頗嫌之至二三年之後思鄙人之言與其日夜孳孳之苦心當有含泣而思念不置者矣

復李雨蒼 十三日

來示備悉石逆騎嶺脊而窺虛實得勢則壓蹇失利亦思竄也豫州之捻四起來此請三千兵 廷諭允

之而實無可籌撥吳翔岡曾致書招之而所致之書未知到否大致謂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左公必致回湘我亦不便爭也鄂君之深微處尚未晤談難以臆斷大抵兵事另有一種人物文而近史武而近俠皆非能兵者湘旣日亟貴營赴鄂之期未忍遽催覩大局如秦越人之肥瘠豈不肯所能出諸口耶所示撫湘不可稍有輕重足見心力特不知意念所注疑是何輕何重耶尚乞詳悉示及以證異地之心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二終